

春秋左傳

昭公下

二十有一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樛矣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心弗堪其能久乎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天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

敘事嚴核且入細第略嫌尚少議論語不甚濃稍覺碎宜合後二段爲一篇

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
 何乃與公謀逐華貊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
 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
 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
 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
 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

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
 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
 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
 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益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目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

意消

今邊軍唯用
經勿即此意

細

細

細

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鷺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為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栢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

描寫儘入妙
但略碎略致
之錯綜頓挫
之致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
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于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
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
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
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
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
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

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辭命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

屬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
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
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
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

王室亂一事
演繼首尾串
為一篇事情
方完備方見
構法

事奇

意太與費解
細玩大旨只
在人異雞一
句上後二犧
字只作寵用
字看即得然
甘為用我者
死意寔寓于
內

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

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

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唯敘追奔伐取等事頭緒多周折亦多又不細叙但略以字述過而自覺熱鬧讀之鏗然有音其妙處只

在文法變化是史記平陽絳侯世家之祖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巳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巳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

南

二十有三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
庚戌還

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詳核插寫入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
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

期如字亦只
是立而待命
恐無過夜之
理杜註從

辭命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
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
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
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
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
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
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

旦至旦為期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
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

簡核仍與前
三章同調

戊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
敗劉子還巴丑召伯負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
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
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

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
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
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撰出生語略
費辭然亦濃
厚

三軍帥棟戰
後是變法敘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

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

○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高論

此語在今古已熟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彘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
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
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
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媯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
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牟彌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早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佳喻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怪事

春秋左傳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此句法亦好
然此傳亦常用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甲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

春秋左傳

昭公下

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翬**。翬之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略有排法然
大器平緩無
警策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
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
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
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
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

絕工峭殆似
斷鍊成者不
賴風謠或左
公有潤色

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
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鵒來巢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
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
寨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
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瑣叙處見說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
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

三段明整不
碎

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邠之雞鬪季氏介其雞
邠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邠氏且讓之故
邠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
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

叙三怨緣由
詳核此下語
未甚淨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
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
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
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三人應前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乎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溘溘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

辭命

子家子節
有識此文
不聽懿伯
見態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
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
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
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
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

意精而語未
工此是鍊法
未盡

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勗力
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
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
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
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

辭命

遂行巳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

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禰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城其地常用
郭字新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

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曲敘有情致

深謬論却入人

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

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

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

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

有鍊法

儘入細但節
奏尚未極

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
繇胸汰輶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
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
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
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

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
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
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
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
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
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
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

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

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

弱其毋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

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

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

送辭命大
平鋪去
有音節第
宋入抄境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

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忝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鼠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

連七箇四字
句覽重拙

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
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
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
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
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
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
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
以觀諸侯楚右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
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
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
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
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寫事跡雖却
乃字琢句鍊
無一語不工
絕鍊文而快
敘最不易得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
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
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
僞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

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
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

以鍊勝

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
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
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
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
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此姿態如新

國人弗焚令曰不焚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焚也令尹
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
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
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
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秋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請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

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悞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文直而快
近戰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女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一意分仁知
前後若相應
秀句婉收益
近戰國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春秋左傳昭公下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

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

快語甚動有

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隋語

妙論

尤物字于今已陳

走謁二字似可省然波瀾姿態正在此等處

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

何用述如許
繁而不切

曲述有致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矣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

乎

冬葬滕悼公

精銳有妙致

於淨妙大有
姿態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醜籍可諷詠
與祁始之詩
同詞
陸收有韻更
無容多着
一語

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冉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

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與優孟同旨
然彼詐此正
敘亦有醞藉

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秋七月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
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
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
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
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
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
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

六微有章法
而未鍊妙

與坤向論刑
書同意

易猶舊言以
亡貨易之也
數語稍消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
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
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
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子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
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

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儘微婉有致
然較之子產
諸辭命尚陽
一塵何者諸
淺而力弱此
是之脩飾潤
色之功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
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
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
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
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
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
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
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
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

不甚鍊淨然
亦勁有力

兩波是常調
上三句以二
字字為勢是
小變

此調法則純
是戰國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
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垂莫適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
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大梁精核有
滋味

辭命勁鍊妙
妙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

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

簡而醒透

上簡有力

凝

歸祭二字无
簡妙

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
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
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
得歸

秋葬薛獻公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
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
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

雖未甚淨然
却跌宕有勢
此亦是左氏
變調

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人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
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
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辭命雅調第
文勢略款又
常語亦多此
亦是鑪錘未
刻

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
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
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
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

春秋左傳
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
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
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
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
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

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
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
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

層、說去亦
有布置法第
終是淺易雖
近淨而色不
遷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
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
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

曲終奏雅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
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萬曆丙辰夏吳興閔齊華閔齊伋閔象泰
分次經傳

春秋左傳



